



大泌山房集卷之二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太宰鄭公壽序

襄陽鄭公以陪京司徒太宰三載考績行其年於禮蓋
杖朝不俟云楚風不競三十餘年兩京八座曠僚卽有
一二人如公年德者鮮矣無論楚自

上端居稱朕不輕假名器二十餘年兩京八座列印不
除卽有一二人如公年德者鮮矣公登第五十年自爲
令爲郎爲郡爲監司入爲列卿心如面不改判如山不
搖膝不枕佞人身不呈中丞後堂不見邑子抑何正也

瓜置於梁胡床掛於東壁餞一杯水贈百番紙抑何清
也遇社則趨當闕則下省中之樹訪猶不應車前之馬
數而後對抑何慎也問郵亭烏攫肉詰盜西門柳筆硯
設方畧竹頭木屑有舉掌屐屐使得其宜囊底智可取
賊帳中籌可決勝貴戚歛手令長解印抑何能也米振
餘敝裘衣寒者巡孤寡供乏困治獄多陰德抑何惠也
醉吐車茵羹汗朝裳舉燭燎鬚付之不問擇丞掾委別
駕任功曹以勿擾獄市爲寄抑何寬也辭邨殿請寢丘
偃倭循墻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抑何讓也不以三公易
一日養上書歸子舍下氣怡聲先意察色一夕五起視

衣厚薄枕高卑弄雛鳥以爲娛取厠踰而親浣抑何孝
也然而不言躬行如萬石君所臨爲官惟恐人知其吏
跡如直塞侯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如孟伯周澄之不清
撓之不濁如黃叔度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如山
巨源是以爲士罕不暮月官屬朝夕恪勤守以惇篤思
不出位立不易方不則以白簡從事百司翕然僎志嚮
風而都人士含醇詠德聲盈耳矣老成人輔世長民功
効如此不佞游兩京於公通名謁侍函丈財可三四計
私淑服膺實多年所竊惟國之有公也魁柄若增光鬯
鉉若增重楚之有公也江漢方城若增勝壽公以壽大

下宜自楚人始古者天官冢宰謂象天所立之官周天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冢者山之頂也易卦乾爲天艮爲山乾之自強不息也艮之萬物成始成終也壽莫尚乎是六十四卦中惟大畜遯具天山二象大畜天在山中彖曰剛上而尚賢不家食養賢也服食之士有偃佺容成涓子嘯父祝雞翁鹿皮公之屬避世之士有壤父林類老萊子榮啟期大馬捶鉤彭城老父之屬壽矣所畜一人耳非大也尚賢養賢則太宰事公之所爲壽也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陋儒德之不畜而拾古人糟粕年齒長聰明衰學殖荒

落夢夢與流俗无異文學之士有申公轅固伏生之屬壽矣雖安車致聘遣使受書何所裨于理亂好名之士有唐且楚丘生王先生之屬壽矣一言一事之長耳兩者非無畜非大也剛健篤實光輝日新逐良馬閑輿衛何天之衢其道大行則太宰事公之所爲壽也天下有山遯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彖曰遯亨剛當位而應與時行必與時行而遯可亨也夫遠小人豈必遯去辭令卑而不親笑貌順而不同權勢遜而不利辨議和而不黨皆遠也卽遯也趙熹口不言老蔡義貌似老嫗胡廣天下中庸張萬福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病傳

永諱其年自稱六十九此爲繫遯有疾厲矣其人雖眉
壽奚足貴哉九四遠小人以情爲好遯九五遠小人以
禮爲嘉遯則太宰事公之所爲壽也君子能善世而不
伐斯能遯世而無悶其心無所繫也心無所繫是爲飛
遁伊尹阿衡太公尚父召公太保畢公太師衛武公卿
士或近百歲或過之次則鬻熊師文王四皓定漢策陶
弘景山中宰相李長源白衣謁靈武其人率秀髮龐眉
獨往獨來无疑无不利則太宰事公之所爲壽也易之
名卦周禮之名官指深矣爲公祈天永命如山之壽計
不易此或曰今世事如大畜外無陽爻則坤順不能畜

內無陰爻則同類不相畜誰牯童牛而牙豮豕如遯陰
浸而長誰執黃牛而畜臣妾子諄諄以二卦壽公也有
心哉是非不佞所敢知禮在官言官第就公所居官位
傳會經義演其說而誦之以侑壽觴云爾

司徒衛公壽序

大司徒衛公登第四十六年宮八座而引退之日殆半
宅不加飾畝不加闢衣食不加豐自子孫以遠僮僕象
賢象指驟而過之不識其爲顯者家也所歷中外十餘
政未嘗一居輦轂下爲令可四年爲守可八年封內有
貴人市權與上官令不便民者不憚以去就爭是以令

從常調擢郎陪京守兩入計復謝病免天下稱清臣直
臣以公爲首而此兩端未可盡公也今之所謂直與清
我知之矣清者或言絮行穢或數粒而炊稱薪而爨不
達大體或遲鈍不及事姑借以藏其拙或苛責人果蔬
之饋坐以罪釁而流爲鞠礪寡恩直者或立異爲高或
鉤摭細微摘抉幽隱或先發制人忿戾恣睢而流爲背
公植黨國家亦何利于若人哉衛公秉憲于越督漕于
淮開府于大江西盤根錯節所不易辦游刃餘地甄別
吏治簡稽軍實三尺凜然而易簡不煩守郡宰邑如冬
日之溫如膏雨之潤如山林川谷丘陵之興財用尸祝

謳吟易地皆然公有才美而無驕吝有善勞而無施伐
其德足以昭馨香其惠足以同民人其持重足以鎮躁
消邪其雅量足以藏疾納汙其定力足以投大遺艱其
沉幾足以察來彰往求諸聖門之訓清而仁直而禮非
夫拘于一曲闇于大道者可同日語也今年公春秋七
十同榜人子姓居金陵及四方來宦來遊者其祖父率
九臬寒臆而公敦舊好布施優裕以余忝公榜中人屬
致辭爲公壽余惟公朋友之交久要不忘達乎貴賤存
沒以此頌禱誠有餘慶然通家私情耳請以公爲天下
壽洪範九疇首初一日五行天道也次五曰建用皇極

君道也。次六曰又用三德。臣道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君臣所同。天人所交也。五行不可缺一。參和不偏。皇極以君法天。三德以臣法君。而後天以五福嚮之。夫直與清。豈不令德。過中失正。不協于極。流且生禍。安能歛福。以錫庶民。衛公訓行皇極。敷言以近天子之光。高明而柔。沉潛而剛。平康正直。有猷有爲。有守于身。則康強于子孫。則逢吉于歲時。日月則不易。于雨暘燠寒風。則時若于百穀。則登于庶草。則蕃庶以所嚮。五福壽國。壽民寧惟二三子受其賜。余不佞。本公所爲。清臣直臣。合于箕疇。其大凡如此。猶劍首之吹一映。管中之窺一斑也。

司馬郭公壽序

播酋之數。衡命也。

上數赦不誅。至己亥而黔師無一生還者。已破蜀。綦江虔劉我民無算。

上赫然震怒。恭行天罰。黜奪諸臣不勝任者。大司馬懸封侯之賞。以待有功。今大司馬郭公爲閩左丞。朝衆推轂可急。使開府黔中。與少保李公中丞江公會諸道兵討之。未暮賊平。置郡縣。與上國齒。蓋有宇宙來創造之功也。獻俘于朝。告捷于郊。廟置郵詔于四方。

上初欲踐封拜之信。而主者以蜀黔楚三方犄角。並封

則僭獨封則偏第晉公御史大夫仍撫黔任子金吾與國同休當討播時皮林苗乘間鈔暴我師公移師除之捷聞而以太公春秋高力辭政歸子舍久之論平苗功晉公大司馬晉子金吾三階世及如故蓋嘗取公同姓於古名臣中勲業相甲乙者莫如唐汾陽而所遭遇殊過之安史既平僕固懷恩留降將分帥河北自爲黨援人情方厭苦兵苟幸無事因而授之薛嵩田承嗣李懷仙寶臣正已輩各據數州用爲節度使擁兵數萬張官置吏不奉朝命不脩貢賦而藩鎮遂爲唐禍國祚隨訖汾陽節度河中表請盡罷藩鎮自河中始不聽坐失兩

河之地夫播世封由唐迄今得專生殺柄犯蜀犯黔不一而足遣大臣經畧曾不敢出一矢相加遺遂驚然輕中國無人四夷莫不生心又以倭蹂躪朝鮮勞師遠救財力虛耗憚用兵者十九公毅然與同事決策敵王所慨以身爲諸路先健而決斷而成微公則播且爲唐藩鎮續此汾陽所不得而公得之者也安祿山犯陝洛北有李郭常山之兵以斷燕雲之路南有張許雍丘之守以扼江淮之衝祿山財有東都汴鄭數州仰攻潼關而哥舒翰二十萬師足當之矣翰利堅守汾陽與李光弼請引兵北收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楊國忠阻之翰

涕泣出師而敗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將奈何哉公與諸路兵合圍掩群窮三窟之兔搏負嶠之虎賊如金魚檻羊安所逃乎此汾陽所不得而公得之者也安慶緒入寇以九節度師討之而不立帥衆無統紀進退相顧望坐致奔北汾陽僅保河陽斷橋令賊不得過征播之師蜀有督府又新置中丞于偏沅黔若兩開府然其以宿將元戎蒞行間者復六七人同心僇力師克在和此汾陽所不得而公得之者也代宗借回紇兵討史朝義德宗爲雍王以元帥見可汗責其拜舞叅佐魏瓘韋少華抗言鞭之一百諄謾甚矣按唐諸帥不過倚其先聲以

作戰士之氣而寒賊人之膽未必回紇血戰實功也賊退而縱兵大掠所至一空慘甚於賊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朝廷大恐汾陽以故部曲恩信素結免胄見之回紇舍兵下馬羅拜吐蕃恠訝引去并衆追躡然後大破吐蕃黔四封皆安會夷落富強在播上與公同城而居非播僻處一隅比初議者借安平播則盡以其地與之尾大不掉蓄禍當什伯播公于安會無黍黍養羈縻之素而操縱於掌上即使效牙距用終不假以聲勢我不示弱形而會不敢爲夜郎玉漢孰與我大此汾陽所不得而公得之者也汾陽封公封王賜號尚父進位大尉中

書令出將入相圖形凌煙閣豈不顯庸尊寵而所事主或開或猜急則求之緩則置之魚朝恩程元振交構其間於是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嘗奏除一官不報參佐不能平汾陽獨曰兵興以來方鎮武臣跋扈凡有所求上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所奏事上以其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親厚我也諸君可賀矣裴均不察其狗衆人之跡以自汗爲明哲保身而曰侈窮人欲人不之貶淺之乎知汾陽矣公在事日所言

上無不報可便宜從事不受中制舍爵策勲念其賢勞體其不遑將父之情而亟俞之然不卽代需之三年又

二年而太公以天年終愍卹有加焉比日八座九列列印忍弗予尚書府虛無人獨思公功不忘旣閱十年而慶事畢行公爲清白吏圖書外無他長物上下信之不必爲王剪蕭何所爲此汾陽所不得而公得之者也汾陽恢復兩京歷事三主身係天下安危殆三十年肅宗朝提兵討賊年已踰艾設僅中壽朔方一老兵耳公事二帝四十餘年敷歷中外政績卓犖功成身退而太公以大耄馳爵父子並貴汾陽失霍國深遺挂之恨而公元配蕭夫人偕老春秋正七十汾陽子八人孫三倍之戟門相望率由廕授或用武起家或緣戚里恩澤公子

皆以文學自致青雲語云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汾陽于
二者不得兼而公文事武備綽綽有餘裕金石竹素之
業垂世不朽汾陽幕府六十餘人後爲顯官公幕下稱
是而督學西川譽髦斯士商賈周楨布在四方濟濟如
也天錫公純嘏戩穀雖異姓王不可同語猗與盛矣公
門人周侍御爲公展賀而以余悉公委之言余惟汾陽
功高不賞遭讒甚奪兵柄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
一承君命麾下才數十騎奔奏如不及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道固如此

上倚重老成兩京大臣年八十者皇多有之公甫稱老
體力佳勝史所言汾陽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完名全節
爛然獨著復何遜焉有如一且以鼎鼐樞筦召公知公
不俟駕而行若汾陽矣

中丞許公壽序

中丞許公身負天下之望三十餘年入佐西臺益敦風
節于時富平秉銓薦紳依倚附會以希錄用公中立其
間若徐邈之於崔琰毛玠若武儒衡之於鄭餘慶議論
未嘗苟從車服不改其常也僉壬借計典脩郤賴公主
持善類多所保全亡何新進好事者以愛憎心滋毀譽
口吹聲聚訟株連蔓引險於山川幻於鬼域而公不免

流言矣比年

上深居稱朕於群臣包荒而忠讜則充耳於大臣虛拘而政令則掣肘。淫朋比德無復顧忌。公慨然納印於署。退舍於郊。抗章力辭累月。數十上不待報而行。余嘗論公去就而知其善用易也。否之象曰：天地不交，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人臣以祿爲榮，上亦以祿參之。招可來麾，可去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公去而天下服其萬鍾不受之義矣。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棟撓必脩治，不往安得亨。而鄙夫患失者，託焉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國運天步，日就

艱蹙，其亨安在。公去而天下服其見幾不終日之介矣。遯之象曰：天下有山，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望山者天若與山接，何惡之有。登山而山自止於下，天自行於上。天若遯然，山與天邈，不可干。非嚴而何。君子與小人近而鬪，口舌未有不生禍者。遯之九四以好，九五以嘉，不顧其媾而遠去之。鶯斯頻頻之黨，莫能浼焉。公去而天下服其明哲保身之智矣。履之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二臣位也。而言幽人，以其无應于上。雖處富貴，中不自亂。芬華不染，醇白可謂曰素。巖廊不忘山林，可謂曰幽。一往

一旋幽貞如初吉孰尚之。公去而天下服其有道無道不變塞之強矣。坤之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地道也。臣道也。人臣有美而不能含者淺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居其成者驕也。公去而天下服其罔以寵利居成功之忠矣。在朝則有用之用去國則無用之用。故曰公之善用易也。觀察張公子爲公館甥屬公還里之日春秋六十以祝辭見命余不足齒之。愴也。何足重公無已更以易進夫壽未有不由恒者風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日月得天久照四時變化久成。况於人乎。公筮仕爲令召

爲諫議晉爲奉常納言京兆爲開府敷歷中外越三紀而中立不易其方何恒如之。是宜壽夫壽未有不由養者。願貞吉養正則吉也。卦體上艮下震艮止而靜三爻皆吉震躁而動三爻皆凶。公三仕三已止矣靜矣觀其自養觀其所養無所不正是宜壽雖然天生公以爲天下寧獨自有餘已乎。乾六爻取象于龍龍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君子龍德自強不息法天行健潛也見也樂行憂違所乘之遇則然而中有確乎不拔者日可見之行豈曰潛勿用而遽忘世竊取龍德祝公自壽以壽天下公善用易或不鄙其辭之調矣

詹事沈公壽序

吳興詹事沈公父子兄弟海內稱方聞之士而詹事載筆玉堂之署兼右史左史記事記言之任數以經術侍上秘殿敷陳啓沃高文典策悉出其手校禮闈全楚所甄錄極一時選已拜少司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士以不及著錄子弟籍爲缺望晉

太子諭德拜詹事而上書予告築室武林山水間蓋上久不視朝休息乎無爲卽儲教置不講宮僚具員而已公不欲素餐以明難進易退之節而春秋初度五十友人胡仲修以辭賦意氣受知特深謀爲公祝徵言於

余余聞之賈諱古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其重者在三公三少成王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保其身體周公爲太傅傅之德義太公爲太師道之教訓疑丞輔弼望尊而年先而後世乃有詹事專省給東宮事置官屬其職與師保小異而師保亦自有其人本朝鑒博望瀛洲之轍東宮官必與翰苑相兼不得私通賓客而師保第爲大臣加秩于東宮無與惟詹事有師保之寄位雖少遜公孤而事任過之帝出乎震則人主師宜爲宰相學焉後臣其官制較古最善古詹事最賢著名史冊者漢孔霸鄭當時韋賢晉卜壺

王恭然非沈公所安周召篤棐時二人尚父授丹書爲
文武師帝師帝相公可坐而致也

上神聖不測於宗社大計外若不省覽而中有特操方
下詔諸王長者就國以遠匹嫡之嫌消二心之釁臣民
踊躍歡呼行且舉

儲皇出閣視學恒典趣召公入就列矣語曰樂正司業
父師司成一入元良萬國以貞公爲司業司成正君定
國功莫大焉欲祝公壽則請以周三公周公始相武王
後相成王制禮作樂成文武之德心其歷年也多矣召公
百八十八太公百五十出入四朝輔世長民成周有道之

長過其卜曆惟三公是賴自昔人臣耆舊元勳胡考眉
壽未有如三公者也公今日無三公之位有三公之實
他日居三公之位行三公之事祈天永命久安長治
九廟神靈四方生齒並受其福豈惟感恩知已二天私
幸哉仲脩曰富哉言乎今而後知詩人頌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萬壽無期者非虛語也

侍御周公壽序

直指蜀周公受事以來所建白皆國計民隱世道人心
第一義天下誦之知爲君子其按視南畿初倉政嗣江
防身聳除繁外內齊給道正事信守終純固教施而宣

則徧惠以和民則阜會臺臣久不徵拜公以五年甫報
三年政脂轄詣闕而季冬月望爲公及公子始生之日
鄉人黃平守揚大夫以督木寄徑白門過余言曰不佞
承乏霍丘周公實剪拂吹噓得至今茲將何辭之操以
爲公壽余按周禮天官布治正月歲終令百官府各正
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公事與歲事共成
閎閱居最譽命且至覽揆初度適維其時于天運協矣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義氣
也公生西蜀官西臺白簡阜囊肅於冰霜岷山井絡帝
以會昌神以建福于地靈符矣易卦十二月爲臨剛浸

而長浸者漸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江以逶迤故
能永山以積累故能高二陽與五正應而六五在二陰
間其命豈必皆當二體兌說以順爲正妾婦之道耳惟
未順命則咸臨吉无不利公剛中而應都俞吁咈見可
而進漸以需之不疾不徐于月德合矣是月也天子祈
年于天宗有司官獄斷刑國人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
物儼以祓不祥納冰凌陰取名魚登川禽以蘊陽和助
宣氣道家以其月爲王侯臘仙家以易嘉平爲瑞徵養
生家以斗建丑人身陽火暢而黃道開朗育噓萬物養
其根芟故鴈北鄉鵲始巢玄駒賁雉雞乳征鳥厲疾

公生有自出有爲于人事物理無不合矣夫伊耆氏始
爲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雖昆虫之屬靡不報功而况
於人乎公與楊大夫久要不忘故舊不遺大夫躋公堂
酌兕觥介眉壽無疆亦月令之禮也何患無辭昔漢武
帝讀子虛賦嘆不同時狗監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
如作上乃召相如相如由此受知蘇子瞻生後公三日
方置酒赤壁下李生獻鶴南飛曲奏之有穿雲裂石聲
然不聞長卿所以報得意若何端明直道不容左遷江
臯賴窮交相爲尉藉周公正勿垂紳爲萬夫望如祥麟
威鳳諫行言聽澤施于民有子才美趨庭受學席珍待
聘蘇韓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意氣
發舒非子瞻所敢望大夫銜知遇思所以美報不于折
俎加豆酬幣宴貨而第以竹素揚詡其事用意深厚過
於長卿余言誠無文以補蜀故實之缺庶其可哉大夫
曰然書而授祝者俾副侑食之樂

觀察朱公壽序

觀察朱五臺公爲內史有聲應拜臺省而同人尼之僅
擢水部郎釐正好冒富平爲太宰知其賢屬校士晉中
號得人出守建寧尋擢其省副憲使復以讒構徙官久
之除河東上計富平再秉銓亟稱公政績將有褒顯比

還治而修隙者中以蜚語公拂衣還里矣往余承乏領
越憲入吳興與公一見意合既共事晉相得益深余以
急難投劾歸而白簡更彈治之公獨明其不然幸無鐫
黜而不能爲公一暴枉狀豈不愧哉公嘗從太公官衡
州衡州守陸公竒其才使與侍御史陳公同學公第與
焉三人後先成進士性峻潔義不纓垢氛一毫不受挫
于人其舉鄉試出無錫孫少宰之門少宰欲成其廉時
津助之甫有居室數舉子不育晚得佳兒有僑容姿神
采高徹而介弟以治邑高等正宗伯尚書郎奉使過家
值公春秋六十奉觴稱壽吳興人豔之閩陳生山甫辱

公代舍之遇以余習公徵祝辭古祝壽者率取譬于山
公少游楚楚衡嶽分直軫宿壽星所躔是朱陵太虛之
天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而玄夷蒼水使者藏金簡
玉字之書者也中游閩閩武夷是十六洞天地仙之宅
而籛鏗二子以其名名之魏王子騫得道于此控鶴仙
人浮空而下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施紅雲紫霞褥呼鄉
人爲曾孫者也晚游晉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
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公于三山必有所遇合

是可爲公壽矣山甫曰必以山則公家自有之其最爲
天目其次爲五峰烏瞻僊臺白石葛仙茅山是龍飛鳳
舞雲霧出腰間雷聲似嬰兒三茅君姚紆所隱青烏所
瞻黃初平葛洪所煉藥江文通所謂赤縣多仙秦皇漢
武負雄豪威慕隱淪願長年也公卽汗漫遊仙不越四
封而足何事遠求諸隣國哉余曰然吳興山靈鍾美而
後有公公雖顯而越吟今謗已雪中朝方推轂復躋假
令公耽紛華競榮利出而幘帷榮戟所至攬挈名勝愉
快志意何求不獲而晏然一丘一壑爲也子其以吳興
諸山壽公而以顧渚羅芥之茶烏程下若之酒蘇灣之

尊太湖之鱗吳昭德之鱸張志和之鱖加爵余言不文
庶幾抵掌捧腹之助焉

僉憲費公壽序

費國聘童牙時姿儀韶令翰藻雄蔚弱冠舉于鄉又三
年成進士爲庶吉士給事省中忤當路人意出僉憲蜀
事調陝右尋以給事謫丞邑蓋先六年計內吏數日而
國聘已外補例不應察脩隙者必中之稍遷爲郡理國
聘居子舍事太公養而敬安而卒垂三十年幅巾衡門
不復出控廡逃名啟事推轂亦不復及而其修辭精進
不倦其爲德於家於鄉勤施無已婦孺無老少愛敬之

今年春秋甫六十人皆曰以國聘才使出任方面爲侮
禦奔奏之臣入執鼎耳爲論道經邦之佐豈不厭於衆
心哉比壯而投之丘壑皮相者曾不過而問焉天生才
謂何不得於彼則宜得年此齒角翼足之喻也余獨以
國聘之文徵之文貴有氣而氣不足者或黜闇而萎弱
國聘之文其鋒穎若步光飛景之劍寒芒四出不可迫
視其馳驟若飛兔雞斯之馬躡雲追電不可羈縶何以
故氣盛故也文貴有神而神不足者或輕佻而草野國
聘之文其靜好若絳雲在霄卷散自如若逸鶴任風閒
鷗忘海其和暢若聞闔踈鍾建章清漏不棘不舒有節

有度何以故神定故也文貴有精而精不足者或猥雜
而麤縵國聘之文其材質若凌雲臺殿案稅棖桷權衡
輕重一一相得其細緻若琪樹玲瓏金芝布濩枝葉花
萼無刻畫之跡而有餘巧何以故精至故也養生家以
精氣神三言爲延年久視之要而國聘文胥有之其所
養可知已余不佞謬以綴文爲國聘所知丁年句櫛字
琢纍瓦結繩不能窺作者藩籬今老矣魏元忠晚謬江
文通才盡有所吐屬使人掩耳而國聘篇無率句句無
累字大者窮宇宙細者入秒忽師古者變而不拘從心
者化而不肆自童牙迄乎今日寢懷鉛槧行誦編籍無

怠志無怯態豈非養盛之符耶夫精氣神自天授之人而具然田庚褐父日用飲食秀髮鮐背者何限不材之木全其天年匠石所不垂盼惟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其人往往取忌造物見妬群醜屬者遂有文章九命之說要其取忌誨妬未盡无妄則人不善承天之過也國聘居平壤游人間高不亢廉不刺進不矜退不戚從俗浮沉與時偃仰卽詞壇理窟世所矜悅不介于胸中燕處超然逍遙曼行道通天倪而聲合天籟此國聘之所以爲文也此國聘之所以爲壽也余辱交國聘過三紀不深得其情核姑皮傳如是侏儒觀一節之驗國聘當俯而掩口胡盧而笑矣

徐太公壽序

嘉隆間徐文貞公當國汰貪墨獎恬退休息乎無爲天下蒙福隆萬間陸文定公持清修崇謙讓表正鄉閭天下仰如泰山北斗兩公雲間人年皆耄耋文貞以有用爲用文定以無用爲用維世立教功相表裏人傑地靈雲間遂爲仙都壽域今又有徐鴻洲公云公舉進士四十年爲司寇尚書郎旣馳封太公移病歸不復出而以子憲副公守夔州考最封如其官春秋七十矣不佞客江淮人人稱太公賢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則隨武

子也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三起則魯恭士也謀於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必長者之由則趙獻子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于物以爲道理則慎到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公閱休也爵益高志益下官益大心益小祿益厚施益博則孫叔敖也生平大略如此余叔弟承夔州辱觀察公宇下觀察公一舉足出言不忘太公仁政仁聲與岷峨崇與江漢深已遷治兵使者仍部夔將以奉表便過里爲公壽叔弟與諸僚屬被公恩德祝蜀長有公祝公長有太公請余爲之辭余聞有用無用兩

者同出異名而用之有視用之無爲難用于有者躊躇興事以每成功於是有脛無毛腓無股沐甚風櫛疾雨形勞天下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于是有朝受命夕飲冰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事不成有人道之患者無爲如舜石戶之農不受其讓曰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年齒長不得休歸曾不若善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心意自得也夫舜且然況其他乎徐陸兩公同時而立同鄉而處而文定齒過文貞且二十年則有用無用之辨較然矣太公不以富貴嚴顯名利勃志容義明而物親中純實而反乎情信行容體而

順乎文淡而靜漠而清調而間神明王長趨走捷視聽及遠蓋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舉是矣文貞位極人臣文定猶登八座而太公以一尚書郎老揆天道福謙之說將以兩公有餘補太公不足行年七十猶始壯耳余又聞之柱下史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太公以身之德施于家于鄉以所欲施于邦于天下者寄之子子爲文貞而身姑託于文定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無用之爲用大矣犬馬齒少太公一歲質質未聞道也

第妄臆之如是諸君因公以祝太公幸爲叩其大略焉

范太公壽序

范太公少爲茂才異等遠近士負笈從學著錄弟子籍二百許人所得月奉專養二親奇羨與兩兄共之兄沒事嫂如母視子如子終身如一日督學使者數以孝弟行下檄褒勞久之用明經高第除慶雲令廉潔通敏精於吏職周知其間里輕俠計議主名起居未半歲邑人歛然傳相勅厲不敢犯而伯子異羽檢鏡所歸推擇爲吏部郎太公遂謝免會國有太慶受子官封太公益務爲德宗黨故舊尉薦待遇殷勤甚備異羽歲時以祿餉

太公賑施貧者無所私人以方其家越少伯吳希文云
日課諸子若孫經史或與所善過從談諧棋局酒尊寄
適而已州大夫禮爲上賓表帥邦國春秋七十矣面有
光澤鬚髮步履校少年無異而異羽休沐還所以娛侍
窮萬故則謂楚僖善爲說辭屬之言以侑加爵余觀昔
爲令者若陳太丘仲弓脩德清靜百姓以安以沛相賦
歛違法解印綬去晉陶彭澤元亮不私事上官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鄉里小兒太公得百里之地而君之民有神明
之戴一旦委去如敝屣其高致同太丘在鄉閭平心率

物有爭訟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彭澤任真自得
鄉鄰所貴親朋好事載酒肴往無所辭太公父子致身
青雲溫恭謙讓賢愚僉受其益其雅量同然而兩君值
漢晉未造黨錮結禍至弔張讓以希全宥永初革命僅
署甲子孰與太公遭逢聖明進退綽綽有餘裕也太丘
之後公慚卿卿慚長彭澤五男不好紙筆貽書訓戒每
以同居同財爲言孰與太公子孫多賢冠冕人倫外無
異門內無異烟也太丘請囚計出無聊年踰八十中更
憂患殊不少彭澤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晚有脚疾門生
與兒共舉蓋輿孰與太公身名俱泰老不倦勤也太公

之自爲壽蓋有道矣異羽欲壽太公何道而可孔子曰
仁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異羽居天官屬周天三
百六十度太宰總三百六十官以身正五官之長地受
其成春夏秋冬若其時迺合天道父者子之天也是以
道在知天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不可不事
親事親不可不知人又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
於妻子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用人天官司存是以
道在知人書傳所載天惟純佑卬命則商實無遺壽耆稽
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天下之大老爲天下父父歸之
子焉往有老成人如太公天之心而民之望也天官知

人知天必以用老成人爲先務虞夏殷周盛王未有遺
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平事親故曰貴老謂其近
於親也異羽贊天官爲政自太公錫類其在朝則思三
壽作朋之益登黃髮番番之佐奉惇史所乞之言用元
老克壯之猶酌以祈黃耆之斗其在野則下安車蒲輪
之聘脩左塾右塾之教行校戶引年之法廣鳩杖糜粥
之賜勸田里樹蓄之養誠如是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天助順人助信世躋仁壽之
域太公入而爲三老五更出而爲父師少師優游泮奭
精明強固焉往而不如今日此知天知人之極致而孝

莫大於嚴父者也異羽爲太公壽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異羽諾而對曰不佞天官隸臣大事則從其長君所言事體大非一手一足之烈周禮太宰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家大人傲天之幸肩壽無有害敢不竭力供子職以爲士民先

於太公壽序

黃人司勳大表於公宦陪京且五年念太公與母王孺人春秋踰耆謀歸稱壽于是以請告行同官諸大夫謂余辱公鄉黨之末使致祝辭蓋余于是舉也而深嘉夫邇之事親遠之事君兩相成也故事陪京六曹郎惟尸

工兩子部多有事于外其他率不離局自頃刻印不寸積薪不用諸以非罪左官增除者日益則稍借名寬假休沐而遂沿習爲故常至一署虛無人廼食祿考績與實守官同受若直無怠若事其人曾百工之不如文部六官之長也郵而效之不法何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而託言祿仕者王事靡盬執掌獨賢風有陟岵苞苴雅有北山四牡豈不食君之祿而父母不遑將也其辭親而仕仕不必爲君其請急而歸歸不必爲親歸而食祿祿受之君而無所事事如此則外負君歸而食祿祿或及親要其本懷在積資以異序遷親特其口實也如此

則內負親爲人臣爲人子無一可者有如於公寧身不食祿而不欲使親有負君之子寧親不食祿而不欲使君有負親之臣今而後君親之倫重臣子之道明矣夫非直於公賢爲於公親者非常人也昔楚有士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于楚王召之申鳴不往其父曰何爲辭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于國有位于廷汝樂而我不憂我欲汝之仕也申鳴諾之朝受命爲親者欲子有爵祿人情大抵皆然假令於太公王孺人欲子仕長有爵祿於公詎能違之違之而太公孺人不就養公念太公孺人不置則亦若諸爲人臣爲人子

者不事君事而食君祿通國無矯其非惟太公孺人所望于子者不在祿又無樂乎以身受子祿養而不以子事君事於公是以請告無諱進退綽然有餘裕余故曰非直於公賢爲於公親者非常人也諸大夫曰是則然矣吾黨從於公表著之後情好若兄弟何以爲太公孺人壽余聞之仲尼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於公與其親受命喻義若是命義者天地並存日月並明非若江河有時以涸金石有時以銷也壽莫大焉且也太公孺人有於公爲子而君親之倫重臣

子之道明以帥先百官則而象之人人外不負君內不負親是謂善推所爲是謂大道爲公是謂永錫爾類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壽莫大焉諸大夫曰然錄其語告於公俾進而誦之太公孺人之側以侑觴

陳太公壽序

滇南石屏陳氏自金陵徙而今文部公敷歷中外聲最著文部之高王父曾王父皆以明經爲博士太父以孝廉爲州大夫尊人青山公爲諸生學無所不窺數赴省試以文部嗣起謝去配楊明府滋女有婦德所乳兩子

伯卽文部仲亦諸生文部理濟南郡考最封公如其官母孺人尋以治行高第推擇爲郎至今官滇距金陵萬里有明發不寐之懷請於太宰歸省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假百日休沐還爲兩尊人壽凡爲人親者孰不欲其子策名清時榮問休暢而不可若是其幾也况以其子之貴貴以子之名名乎爲人子者卽三釜之祿孰不欲效之於親而不可若是其幾也况其親偕老疏爵而貴之貽之以令名乎余聞太公束脩厲節持論切慤通經術習朝章旁及百家究悉指歸盖有經世志槩非婦女之檢押逢掖之拘曲也文部率由庭訓司刑則明允飭

吏則廉平具有成績若太公身爲之雖朝夕耳提面命
空言孰與行事少子居子舍絃誦承歡定省如禮猶之
文部在側太公孺人可無陟屺陟岵之感而文部壹舉
足壹出言不忘父母臨故鄉之蹇藹拜慶堂下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雖南面不易此樂矣夫高門容駟馬車從
諸臺司郡守相以下承筐篚饗餼牽炫燿於道里人嘖
嘖羨嘆此庸人所爲榮親耳希鞞鞠臚奉觴上壽數起
浣滌厠牖此人子所爲事親疏節耳維是太公德不出
鄉孺人德不出閭一旦聞于

帝庭策命歸美傳之奕世臣無所負於君子無所忝于

父太公以子繼志述事不必列鼎而有餘味不必重茵
而有餘安不必舞綵而有餘玩詩之所謂令德壽豈也
余又聞文部曾王父居官財數月拂衣去王父爲州大
夫念親老致事以置太公皆鑒于持盈揣銳留所餘貽
後人而後文部有今日陳氏之先其占鳳皇于飛和鳴
鏘鏘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其上得觀風行而著于上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文部高王父
以來凡五世陳始大而滇在西南於京師可謂曰遠太
公與孺人和鳴若鳳文部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太公
孺人樂觀厥成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文部所為親壽將在茲乎文部同僚諸大夫聞余言而首肯之夫占卜太公所嘗游藝也文部歸誦是二卜錄也以祝太公當付之一粲醕一卮酒

澠澠正世其昌並于五嶽其十爵騰風行而著于土非
於人而於文階育今日刺丸之夫其古風皇于派味鼎
夫念賦家楚海以道太公習蓋于卦盈溢說皆以餘
余又聞文階育子又吾官族嬖以赫亦夫王父公大
而實於受不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之六公以于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叅知沈公壽序

今世臣與古世臣異古諸侯卿大夫世官官不易民事不出家今勲舊三等之封與諸衛所材官雖世相襲而不關民事率以統綺介胄薄之公卿大夫有任予亦不能與科目起家者並進惟皆科目起家為公卿大夫乃稱世臣耳故古世臣在上賞延于世而今世臣在下人自為世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于古猶難何況今茲即不然者世故未諳施用闊踈名實不加于上下亦猶之綺紈介冑而已世家莫盛于江南而吳興沈氏最盛若江西叅知政事沈叔敷先生其上世與羣從顯者不具

論以司空爲父以宗伯爲兄兄弟同時貴於中外環視
方內財數家耳先生以第一人舉京兆與宗伯同第進
士才情風貌傾動薦紳要津華貫旦晚可致而就常調
爲郎歷兩京更三署數請休沐逡巡二十餘年始爲觀
察稍遷今官質素不殊寒士視窮寵猶行客也徐而察
其政飭工工舉治兵兵戢典禮禮成出爲藩臬激昂而
不好夸介立而不示異綜理而不滋擾用長舍短人無
軼才事無廢功吏奉職循理四民樂業指數方嶽之賢
如先生不多得矣余得侍司空宗伯與先生垂四十年
經術則有世學清修則有世德書云世篤忠貞世選爾

勞父子兄弟濟美競爽此之謂世臣豈羨夫分茅苴土
貂蟬盈幄浮榮哉戴長卿游於先生久有國士之遇每
與不佞談先生家世以余言爲然一日過而詫余曰沈
先生福祿相本自天授乃者從先生所來見先生神采
飄飄欲仙蓋所部三郡撫州建昌廣信山川之秀實靈
承之請述其凡夫洞天福地非仙不居其著者則有靈
有龍虎有鬼谷有麻姑他若華之爲金爲玉寶之爲聖
爲天蓋之爲華爲寶又爲芙蓉三清玉斗銅斗金窟峰
之爲雄嵐爲逍遙爲秦人岡之爲華子嶺之爲仙君巖
之爲結鬚爲長廊爲金雞爲壺公爲二十四洞之爲丹

霞浮雲紫玄三仙石之爲羊角爲虎跡爲搗藥爲聖寶
水之爲飛鳶泉之爲白龜爲神功池之爲仙鶩王母井
之爲石潭爲三龍爲丹爲九十九更僕未易數矣其人
若浮丘琴高梅福樂巴蔡經王方平王褒郭奴角里弟
子懸壺先生許遜葛洪葛玄鄧紫陽饒延直劉仙師白
玉蟾王尹卿栖真煉藥遺跡往往而在世人聞其姓名
覽其圖經庶幾窺左足拜下風不可得而先生于旄杖
履得時至焉必有所遇合指授不然何以清明在躬山
立玉色若是余曰唯唯否否仙家術余所未諳子稱說
仙境余所未見然諸仙著述行世者無如葛稚川彼謂

立德踐言行全操清高矣深矣何必陵雲而蹈霓洞河
而淪海又曰求仙者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沈先生
有所遇合指授未可知乃其操行德言得求仙之本要
不外此子曰習之而不測也夫世一而已儒以用世輔
世其道傳世仙以出世住世其年長世仙恒自有餘而
無與人間事儒不私其身而能躋一世于仁壽之域可
大可久儒孰與仙多沈先生不席故貲自爲世臣且將
節四時調五行章三光育萬品跂行喙息蠓飛螻動待
之而生與大造同橐籥環轉以克永世抑何難之有長
卿曰善先生攬揆初度之辰小子請誦斯語爲壽

叅知吳公壽序

今天下文盛莫如吳卽未作小物形製日新四方相慕
倣效而其弊也情僞知故萌生龐出奸數不勝法禁數
潰仕宦視爲畏府矣維是一二鄉大夫賢者以溫溫恭
人振振公子之風風之使後進少年心愧而貌憚頽波
游塵漸用訖息若文定文端兩吳公朱恭靖文待詔袁
安節陳方伯楊莊簡輩嘉隆以來最著者也頃則有叅
知吳文仲先生先生爲文端公會孫累葉登朝門第比
江南王謝而無貴介綺紈之習舉進士令真陽永康兩
邑南北號稱難治省刑薄斂奉法循理不爲赫赫聲以

是僅擢比部郎出守四明其政如令時當事者許倭貢
由四明入上書廷爭之四明當國禮如平交無所親踈
稍遷藩臬自浙移黔已復移粵其政如守令時民去後
見思蒸嘗絃歌之而青蠅之人所共搆會先生嘆曰吾
本薄榮祿第以一日在事容有毫末補官家何必獨善
其身莫我知也夫遂不復出先生于世好一無所入獨
好讀書家藏書富益以新購自童子迄今博覽無倦舟
車啓處朝莫飲食靡不披誦六經諸子史百家二氏靡
不討論累朝故實四方利病靡不究悉爲詩文雅馴典
則冲澹超逸而未嘗以此立名余承乏具官武林託先

生後塵接其顏論曠若發蒙後十五年過吳門先生里第無增益于舊而廩廩德讓不峻迹爲高不明汙爲潔人稱長者脫有儻蕩靡薄恣睢慎伎之夫望之爽然自失或避匿不欲見吳俗未若江河愈趨愈下以中流有砥柱耳先生于古人所最服膺黃叔度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謝弘微同不害正異已難在今日之吳尤難先生孫婿于生遊于余余與談先生未嘗不斂衽贊誦也生日微獨外王父棲遲養德處逸大儒卽外王母王宜人亦何可及先生不問家人

產而宜人主中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先生爲清白吏而宜人損去踰侈長飾衣布飯䟽事舅姑孝謹御臧獲慈祥內外巨細檢裁悉當先生意而明簡得大體先生兩子一孫才名弈弈德器自過蓋父訓母訓所陶鎔非一日與先生春秋胥七十矣余作而嘆曰吳先生殆元精所生者哉惟天陰隲下民必篤佑賢者以扶持而安全之用世則爲元老于朝輯寧方夏遜世則爲耆舊于野表正鄉閭轉移人心綱維世道異地而同功吳有先生如玉溫栗而人親愛如酒清醇而人飲和如九鼎大呂希聲古色而人竇重儀刑所昭示悃幅所潛孚有出

于公府形格勢禁之外者先生神王而貌澤視明而聽遠偕其伉儷齊年鬪健賢子孫日以善事娛樂之豈惟人道實天意也如前所引吳六七公皆天授以大耄期願建杓于吳吳人鄉往不衰先生代興能以其身維吳百年之俗何難以其身引百年之算爲吳人計雖百年事先生猶未足也于生謝曰信如使君言天壽平格造福吳人小子雖支郡辱在葭葦戚並受其賜將率婦歸寧從其子孫後介眉壽而誦使君言侑觴彼吳音妖淫知先生不樂聞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二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中丞周公壽序

某自有知來聞諸長老言宦遊善地無如中土不三十年而承乏有大梁之役卽難治無如中土矣其地大侵野無生稼可五六歲其民大疫爲溝胔道殣可十之四五而潞邸之役興邸旣治而河決勢且薄大梁城下

上赫焉震怒鐫當事者官三等則議防河堤南北約千里工未竟而王復就封矣方其告饑主計者請無賦民以需三年三年而饑如故以一年供三年租挈饒者猶

卷之四